

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

巴黎圣母院

原著〔法〕雨果
译编 李娜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

世界文学名著
缩写本丛书第一辑

巴黎圣母院

著者/〔法〕雨 果
译编/李 娜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48 号

责任编辑：姜树琪 谢志宁

装帧设计：杨 门

巴黎圣母院

〔法〕雨 果 著

· 李 娜 译编

*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朝阳区定福庄1号）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盛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.75 字数：60 千字

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10,000 册

*

ISBN 7-81004-585-7

I·75 定价：45 元（全十册）

内 容 简 介

这个悲惨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法王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。纯洁善良的吉普赛少女埃斯梅拉达因为美貌而无辜走上绞刑架，置她于死地的正是道貌岸然、对她垂涎三尺的副主教克罗德，而冒死营救并为她殉情的却是丑陋无比的敲钟人卡西莫多。

本书是法国浪漫主义杰作之一，鞭挞了专制主义的虚伪和暴虐，讴歌了正义与善良的力量，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。

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第一辑

主 编 李 凭

编 委 席香妮 张 路

杨仁娟 邵静之

译者前言

维克多·雨果（1802—1885）是十九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。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、戏剧、小说……，有些作品已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朽杰作。

雨果于1802年2月26日出生在贝藏松的一个军人家庭，从小受母亲影响颇深，因此，在他的早期作品中，都贯穿了拥护复辟王朝，歌颂保皇主义和天主教的思想倾向。

查理十世统治时期，雨果的政治态度迅速改变。1827年，他发表了著名的积极浪漫主义宣言书《〈克伦威尔〉序》，对伪古典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《序言》强烈地反映了法国1830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，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，对当时的文学艺术的解放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声势浩大的十月革命，大大震撼了雨果的思想。他更接近民主主义了。他在183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就是一首反封建反教会的壮丽史诗。

1848年的革命，使他彻底站到共和的立场上。他反对密谋恢复帝制的野心家路易·波拿巴。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，他被迫流亡国外近二十年。

1848年以后，雨果发表了不少重要作品，激烈抨击专制统治，赞扬共和派，揭露封建专制的残暴，深切同情劳苦群众的悲惨处境。巴黎公社失败后，雨果在布鲁塞尔自己寓所接待流亡的公社社员，并发表了《凶年集》。

1885年雨果逝世于巴黎，安葬在先贤祠。

除《巴黎圣母院》外，雨果的其他主要作品：诗歌方面有《惩罚集》(1872)、《凶年集》(1872)等，小说方面有《悲惨世界》(1862)、《海上劳工》(1866)、《笑面人》(1869)、《九三年》(1874)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时代背景，是十五世纪法王路易十一统治下的巴黎。

1482年1月6日，巴黎市民正在欢度“丑王节”。夜晚，有位女艺人波希米亚姑娘埃斯梅拉达在沙滩广场上表演精采舞蹈，博得观众阵阵掌声。但人群中有个中年男子却向她说了恫吓话。此人是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·弗罗洛。他看到埃斯梅拉达的迷人姿色，顿起邪念，千方百计要占有她。丑王节深夜，他指使他从小收养长大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拦路抢走埃斯梅拉达。少女大声呼救。近卫队队长弗比斯和他的巡逻队闻声赶来，救出了少女，逮住了敲钟人。

耳聋的卡西莫多被送上法庭。审讯他的法官也是个聋子，当然答非所问。结果敲钟人被判处当众受鞭笞。卡西莫多受刑后口渴难忍，哀号求水，观众中无人理睬。埃斯梅拉达大胆走上刑台，把水壶送到他嘴边。敲钟人感

动得热泪连连。

克洛德副主教趁埃斯梅拉达与近卫队长弗比斯幽会时，潜入室内乘其不备用刀刺了弗比斯就逃之夭夭。埃斯梅拉达被诬控为凶手。

宗教法庭严刑逼供，迫使埃斯梅拉达招认自己是女巫，驱使黑衣魔鬼杀死了军官，因而被判处绞刑，次日执行。第二天，少女在圣母院门前忏悔后，即将被押赴沙滩广场行刑。卡西莫多劫了法场，把埃斯梅拉达抢进圣母院这块不受法律管辖的“庇护圣地”。

卡西莫多细心照顾和守卫着埃斯梅拉达，甘愿为她赴汤蹈火。副主教克洛德又企图强占少女，被卡西莫多打出小屋。

宗教法庭决定不顾避难权捉拿埃斯梅拉达归案服刑。巴黎的乞丐们闻讯后，在乞丐王克洛潘率领下，当夜赶往攻打圣母院营救自己的姐妹。卡西莫多误以为他们要夺走埃斯梅拉达，就奋力抵抗，把乞丐们堵在教堂门外，不久，近卫队赶来镇压。乞丐们腹背受敌，伤之惨重，不支溃退。

卡西莫多高兴极了。但事后，他发现埃斯梅拉达突然失踪。他遍寻无着。痛不欲生。正在这时，他忽然发现克洛德副主教俯身塔楼栏杆上，遥望沙滩广场的绞刑架。当看到埃斯梅拉达被套上绳索，痛苦死去时，克洛德发出一阵狞笑。卡西莫多忍无可忍，把卑鄙无耻的副主教从钟楼上推了下去。

敲钟人当天也失踪了。

两年后，人们在隼山墓穴里发现一具生前显然是畸形的男尸，紧紧搂抱着一具女尸。人们想把两具尸骨分开时，尸骨立即风化成灰。

作者在小说中以浪漫主义艺术手法，再现了中世纪路易十一统治时期法国社会的现实。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埃斯梅拉达的悲惨遭遇，强烈控诉了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种种黑暗和教会的虚伪与罪恶。

本书是根据原著和法国出版的《巴黎圣母院》原作译编而成，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形象，语言简洁、凝炼，脉络清楚。

目 录

译者前言	(1)
丑王节	(1)
从卡西莫多到埃斯梅拉达	(9)
夜晚跟踪美女的烦恼	(19)
克洛德·弗罗洛和卡西莫多	(35)
聋子审案	(42)
教士审案	(51)
庇护圣地	(62)
红门的钥匙	(74)
一个帮倒忙的朋友	(82)
两人终于结合了	(98)

丑 王 节

1482年1月6日，巴黎的教堂万钟齐鸣。首都市民从睡梦中惊醒，立即穿上衣服，离开家门，朝司法宫广场走去。广场两旁的店铺全关着，因为那天是“丑王节”。每逢这一天，晌午十二点正，都要演戏；另外，修士们还要指定一个人出来当丑人教皇，给他穿上主教服，让市民们簇拥着穿街过巷，借以嘲笑教堂的主持。晚上，市政府广场上（即有名的沙滩广场）的绞刑台下，燃起一堆熊熊的篝火……巴黎居民急急忙忙地往前赶，听说有些外国使臣已经来了，其实，来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弗兰米市民。但是，市里传说纷纭，说他们衣着华丽，而且还准备参加丑王节活动，所以都愿一睹丰采。1月6日这一天，涌向巴黎市中心的人，可以说人山人海，盛况空前。

据说，要演戏的那个司法宫大厅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，长七十多公尺，宽三十多公尺。偌大的剧场，里面早已挤得满满登登。许多没能挤进去的人们便冒着严寒在正门楼梯下等着，已足足等了一夜。那些看热闹的

人分成两股人流，在楼梯上川流不息地上上下下，连宽阔的大广场也快被挤得水泄不通。呼喊声、笑闹声响成一片。门口、窗口、屋顶，全都站满了人。他们安安静静、老老实实在地时而望着司法宫，时而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，看到这些观众们演出的这场闹剧，一个个都高兴得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巴黎的居民本来就好奇心重，墙后的动静，当然就成了他们猎奇的头等大事。

你瞧，在这堵墙后，也就是说在大剧场里，人越聚越多，象涨潮的海水，有的顺着墙壁往上爬，有的往门上爬，结果，窗上、柱子上、塑像上，到处都堆满了人。他们站的地方很不舒服，心里很不耐烦，十分烦躁，加上丑王节本就可以自由自在，以及长时间等待所带来的困顿……，所以一个个都变得格外暴躁。外国使臣至今仍未露面，在市政府大厦接待使臣的大学校长也还没来。里里外外，怨声载道，有的在埋怨近卫队，有的叫冷，有的喊热，有的骂天气太坏，有的骂巴黎的主教和丑人教皇，连柱子、塑像、门闭着、窗开着……都骂。市民们本就牢骚满腹，加上为数众多的大学生们一个劲儿地火上加油，群情更为激昂了。

有个市民说：“嗨！真不害臊！还是大学生呢，竟然这样说话！要在我们那时候呀，非得先当众揍他们一顿，然后就活活烧死！”

· 随即，四面八方响起一片喊声：

“这话是哪个王八蛋说的？”

“我认识他，他就是安德里·缪斯尼耶老板！”

“我们学校里的书店老板！尽用他的那些破书骗学生的钱！”

“喂，缪斯尼耶，我们得把你的那些破书统统烧掉！”

“缪斯尼耶，看我们不揍你的那些伙计！”

“见你们的鬼去吧！”那个肥头大耳貌似老好人的缪斯尼耶先生嘟哝道。

“快住口，安德里老板！要不我就跳下去骑到你的脑袋瓜上！”巴黎圣母院副主教的兄弟若昂·弗罗洛说。

安德里老板抬头一瞧，认出了攀在塑像上的那个青年人，掂量了一下他全身的重量，真的压下来，够自己呛的，于是只得忍气吞声，不言声了。若昂接着说：

“最糟糕的要数咱们的教员：今天到处都在庆祝丑王节，可咱们学校里却冷冷清清的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！”

“不过，话得说回来，莫贝尔广场可够大的呢！”

“咱们把校长撤掉！”若昂·弗罗洛喊道。

“咱们把安德里老板的书统统搬来，烧上一堆欢乐的篝火！”

“把学校办事员的棍棒也拿来烧掉！”

“还有椅子！还有家具！统统烧掉！”

若昂接着喊道：“打倒安德里！打倒安德里！打倒医生和教师！打倒传教士和博士！打倒办事员和校长！”

“简直是无法无天，世界末日到啦！”安德里说，随即捂上耳朵。

有个学生趴在窗口喊起来：“你们不是在议论校长么！瞧，他来啦！”

大家的脑袋唰的一下全都转向广场。

“对，对！是他！就是他！他就是那个蒂博校长先生！”

果然，校长骑着毛驴，由教授们跟着，正在穿过广场去市政府大厦迎接外国使臣！他经过时，受到了两旁群众极不礼貌的对待。

“您好哇，校长先生！喂，您也得说声大家好呀！”

“有人向您问好，您干吗不回礼？”

“咦！这个老赌徒，怎么来得这么早？”

“肯定是今儿早上离开牌局离得早呗！”

“瞧他那耳朵，比驴耳朵还长！”

“您好！蒂博校长先生！这个老混蛋！”

“您好象不太高兴哪！”

“准是昨夜赌输了。”

“看样子精神还挺疲倦的。”

“您去哪儿呀？大学可不在这边！”

校长走过去了，接着走过来的是教授和医生。学生们又开始起哄，又吵又嚷。每走过一位教授，他们就数一个：吉贝尔·德·许利、若阿尚·德·拉德奥尔、路易·达于耶、朗贝尔·奥克特芒、克洛德·绍阿尔、西蒙·桑甘……

“校长屁股后面拖的这条尾巴可真漂亮呀！”

“把市民掉下的那些鞋捡起来，扔到这些丑八怪脸上去！”

“啊！西蒙先生让老婆骑在他背后哪！”

“他怕把老婆丢了昵！”

“他想得挺周到。晚安，夫人！”

“您好呀，先生。”

安德里老板凑到皇室皮货商吉尔·勒科尼老板的耳旁说：

“先生，我再跟您说一遍，世界末日到啦！学生这么说话，我从未听到过。全怪那些科学发明。发明得越多，咱们完蛋得越快！您瞧，书也不用手抄了，用什么机器印！有了印刷术，我的买卖全得完蛋。”

“是呀，太可怕了。瞧，大家不穿皮裘，都穿丝绒啦！”

这当儿，晌午的钟声响了。“啊！……”人们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。

大学生们安静下来了。只看见千万只脚在挪步，千万个脑袋在晃动，只听见一阵阵的咳嗽声和掏手绢的声音。原来大家在调整位置，摆好架势，准备看戏，一个个伸长脖子，张大着嘴。所有的眼睛一齐向大厅深处的大门和演戏的舞台望去，可是什么也没看见。只有四个守舞台的军警一动不动地在那儿站着，既没有看见外国使臣和校长，也没瞧见演员……大家还是等呀等的，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、四分钟、五分钟……过去了，足足等了有一刻钟。台上还是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于是群众的不耐烦立即变成了愤怒。

“快开演！”若昂叫了起来。

“让弗兰米人见鬼去吧！”罗班·普斯潘接着喊道。

人群一边跺脚，一边高喊：“快开演！快开演！”

好多人要往舞台上冲，遭到军警拦阻。

“把他们吊死!”有人喊道。

四个军警往后退着……这时候，只见幕布往两旁拉开，有个人走到台前……他个子很高，但长得却很瘦，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老，穿着很寒酸，上下一身黑，胳膊肘和膝盖处都已褪色。

“快开演!快开演!”人群在嚷嚷着，威胁着。

“再过五分钟就开演。”那个走到台前的人说。

“喂，你是什么人?”

“敝人是皮埃尔·格兰古瓦……”他自豪地接茬说，“本剧的作者，保证大家看了满意。剧本……”

“马上开演!”

“快开演!”

“弗兰米人，见鬼去吧!”

“这就开演。待会儿我再向校长去道歉。”

幕拉开了，乐队开始奏乐，群众鼓掌。四个穿着艳丽服装的演员走上舞台，在一片喧闹声中开始表演……大学生们又嚷嚷起来：“看不清!听不见!”闹腾了足足有十分种才平息。剧场终于安静了下来。突然间又传来一声高叫：“可怜可怜我吧!发发慈悲吧!”

原来是乞丐克洛潘·特鲁伊富喊的。他正从天窗里探出身子，手里托着一顶帽子，向大家乞讨施舍。

“行行好吧!发发善心吧!”他又喊起来，声音低沉而凄楚。

观众发出抗议。学生们为他鼓掌。谁也听不清演员在说什么。

“那么多精采的台词全错过了!”格兰古瓦懊丧地说。

校长和四十八位使臣终于姗姗来迟。大家很不欢迎。妇女们跟着学生一唱一和,对他们的迟迟不到表示不满。在丑王节,群众不是可以自由行动吗?谁也不听演员的台词。一个个都去看弗兰米人。这些人呀,没有一个是 有教养的,但是穿的却都是闪光耀眼的绫罗绸缎……皮埃尔·格兰古瓦心里焦急万分,照这么乱下去,谁还能听懂他精心创作的剧本呢?

“先生,要不要从头演?”他对旁边一个看上去挺有耐心的胖子说。

“你说什么?”那人问道。

“哎!我说的是戏!”格兰古瓦说,接着,这位诗人自己大声高喊“从头演!从头演!”仿佛他就是观众。

“别从头演!别从头演!”大学生们一哄而起,大声喊道。

“对!”校长觉得过这种节很无聊,开口说道,“接着往下演算了!”

使臣们来了之后,教授们也要进来。军警不让他们跟着校长一起进。剧场里闹得越发厉害,谁也无法听清,而且也不想听清。好容易才静下来,天窗上那个乞丐又把帽子一伸,发出一声撕人心肺的喊叫:

“行行好吧!发发慈悲吧!诸位老爷!”

学生们学着乞丐的喊声叫起来。市民们却嚷着要大家安静。剧场乱极了。这时候,只见有个叫雅克·科珀诺尔的弗兰米商人,脸上笑嘻嘻的,站起来说:

“巴黎的绅士先生们，我不明白咱们在这儿究竟干什么？只见舞台上有些人在走来走去，十分激动，但是他们在说些什么，我根本不懂。你们请我们到这儿来，难道就是为了听这些玩艺儿的吗？你们说是让我们来参加丑王节。可我们那儿，教皇不是指定的，而是大伙儿选举的。选举的办法是：每个人轮流把脑袋伸出小窗口——这儿正好有个小窗口——做个鬼脸，谁做得最丑最难看，谁就当选，简单极了。你们愿意按这个办法选教皇吗？我看你们中间的丑八怪就不少，肯定可以大大热闹一番的。”

格兰古瓦想张口说些什么，可是，没等他开口，学生们就鼓起掌来……他又惊又气，连话都说不上来了。他编的那出精采剧本无法演出了。他原来信心十足，本以为今天晚上定能一举成名。谁知非但没有成名，而且连收入也全泡了汤。群众一心想着由他们自己亲自推选教皇，一个个都在那儿欣喜若狂地又喊又叫。他无可奈何地只得用双手把脸捂住。